

朱瀆葬妹

扼守蘭陽平原南方門戶的北方澳，山壁如削，水澳天成，地勢天險，清末海盜李培、蔡牽、朱瀆，都曾率大批海船，靠泊灣內為根據地。

當年海盜遭官兵追擊，灣內煙硝四起，戰況慘烈，匪船多數負海，海戰的描述，多半來自史料，而山隘之上，古來流傳著許多與海盜有關的故事，史料未載，「朱瀆葬妹」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海盜之中，蔡牽、朱瀆二人，與北方澳的關係最為密切，據說，明末名將史可法死守

揚州，兵敗，清軍屠戮極慘，「揚州十日」死人如山，牽與瀆的先人，躲在死人堆中，逃過一劫，往南逃難，到福建定居下來，所以二人從小就痛恨滿清。

蔡牽是何許人？牽是福建省同安人，從事手工業，豪邁能服眾，當時，海禁已開，浙、閩、粵三省沿海萬里，船舶連屬，剛好安南國阮光平父子舉兵違反，自立為王，卻發生財政困難，於是向亡命海外的遊民招手，封為總兵、王侯。

↓傳說中的朱瀆上岸處 所以有人稱為賊仔澳



海盜陳天保等受封，一八〇二年，蔡牽帶領數百人，到廈門港大小擔，殺官起事，沿海漁民附從，擁有安南造夷艇、夷砲三、四十艘，凡是商船出海，照例收番銀四百元，回船加倍，不給就強行搶劫，官兵造的船笨重，無法放洋，追也追不上。

嘉慶七年，牽以五十艇占領福建沿海，與內陸的匪徒相呼應，內陸的水澳和鳳尾幫，不久被官兵圍殺，餘黨侯齊天，整頓餘黨十七艘，自為一隊，被蔡牽誘殺，於是牽聲勢更大。

次年，牽舟船劫掠定海，浙江提督李長庚率水師掩至，追到福建，蔡牽差點沒命，糧食又盡，於是假裝投降，福建總督玉德，貪墨昏庸，下令李長庚回航，牽於是倖免，他又厚賂官商，造更大更堅固的霆船，載貨出海，然後假裝被劫，就成了他的戰船。

九年夏，蔡牽進攻鹿耳門，劫掠台灣，得米數千石，濟助朱潰，秋天八月，牽、潰一起進犯浙江，二人連船一百十艘為一陣，李長庚奮勇當先，將船一衝為二，賊敗，適風雨大至，遁去，牽指責朱潰不用命，潰很生氣。

朱潰轉進甲子洋，又被長庚所敗，十年（一八〇五）夏，再敗於青龍港，冬天，蔡牽再度以百餘艘船，進犯台灣，沈船於鹿耳門，阻止官兵進港，勾結土匪攻台南府城，十二月，攻擊淡水，進探蘇澳。

提督李長庚指揮總兵許松年、王得祿繞道進攻，焚船卅餘艘，俘虜一千多人，接連

五戰皆勝，牽大敗，利用漲潮突圍。

十二年十二月，長庚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追蔡牽，到黑水外洋，牽只剩下三條船，長庚擊破牽的舷篷，又用火攻船，蔡牽自分必死，船上的家奴林阿小，認得長庚，躲在篷窗後發銃，恰巧打中長庚的喉頭。

嘉慶年間，熟悉海島形勢、風雲變幻、沙線起落，每戰親自持柁，身先士卒的海上一代名將李長庚，傷重死亡。

蔡牽勢孤，於是又逃到安南海域，十三年，牽從安南回棹，朱潰供給糧米，二人又合幫進入浙江，和土盜張阿治相互呼應，浙江巡撫阮元，用離間計，朱潰心疑蔡牽，率舟回到福建水域。

十四年，福建新總督方維甸到任，加緊追捕水陸盜匪，朱潰的弟弟朱渥率三千人、船四十二艘，砲八百多門投降，浙提督邱良功，閩提督王得祿合剿蔡牽於定海的漁山。



↑ 傳說朱潰部隊上岸後的歇腳處

蔡牽往東南逃遁，船到綠水深洋，半夜，風狂濤怒，官兵無法登上賊船，天明，見黑水，張良功擔心又被賊船脫逃，將自己的坐船駢於蔡牽船，讓船篷打結。

蔡牽以椗札官船，決死戰，矛貫穿張良功的胸脯，浙江官船見狀，割斷桅篷脫出，福建船接著駢於賊船，這時，蔡牽的船上，只剩下三十多人。

牽見鉛丸用盡，拿出安南的銀子當作子彈，此時已渾身是傷，仍作困獸之鬥，王得祿也被打傷，仍指揮作戰，用火攻牽船的尾樓，用坐船衝斷牽船的柁。

四周都是官船，彈盡援絕，蔡牽自知無救，舉起船頭、船尾的火砲，自裂其船，連人帶船 沈入海底。

朱漬，福建漳州人，一八〇六年初，在海上舉事，與蔡牽是一路，分分合合，十一年五月（一八〇六）蔡、朱進攻淡水，七月，朱漬率大小船隻卅八艘，滿載農具三船，從鹿港到雞籠，又從雞籠到蘇澳，灣靠北風澳。

嘉慶帝召見在北京的台灣知府楊廷理說：「朕聞淡水滬尾以上北山內，有膏腴之地一處，為蔡逆素所窺伺，年來屢次在彼游奕，希圖搶占，著詢明此處何地名，派令官兵前往籌備，相機辦理」。

嘉慶君所說的膏腴之地，就是噶瑪蘭，也



↑ 傳說朱漬葬妹於此後與官軍大戰

就是現在的宜蘭縣。

朱漬打算占有此一後山的膏腴之地，開荒種作，五圍頭人陳奠邦得知，向復任的知府楊廷理告急，楊廷理與總兵王得祿商議，決定火攻朱漬，訂農曆九月九日（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）舉事。

八日，王得祿率水師乘風抵蘇澳外海，停泊外港，發現朱漬已在港口水下埋有水栓橈椗，大船難以沖進，相持數日，九日，楊知府從艋舺啓程，十二日到五圍。

當時，從彰化越山而來的噶瑪蘭人潘賢文，率眾開墾溪南，據有羅東，勢力較強，朱漬上岸後拉攏潘賢文，以嗶吱、紅布結交各番社，漳州人朱佑暗中替朱漬通風報信。

楊廷理以手札曉以大義，並出嗶吱十板、紅五百疋、番鏹千圓，給各番社，賢文大喜，率族人在海口設木柵，出械巡邏，誘捕通賊者，朱佑帶著妻小躲入賊船，賢文還擒獲黃善等七名海盜，交給官府。

泉州義首林永福，翁清和，從艋舺率精壯番勇一千二百人，穿山開路，四日到達蘇澳，連日陰雨，楊廷理見茆竹青蔥，火攻不成，於是到羅東號召民番，共得一千多人，給予重賞，潘賢文於是率眾斷了朱瀆的樵汲。

十六日，王得祿圍攻澳內賊船，林永福從陸路夾攻，接戰三個時辰，朱瀆二面受敵，賊船被燒三艘，沈大船一艘，加上北方澳缺水，糧草被斷，瀆自知難以抗



↑傳說中朱瀆登上北方澳的海灘 曾松田提供

拒，下令同時起篷，利用夜色掩護，乘潮水沖駛，往東而逃，官兵得知，迎頭痛擊。

火速逃離北方澳的海盜船，被沖上礁石區，沉沒與被俘二十多艘，朱瀆清點戰船，僅剩十五艘（一說十六艘、一說十四艘），急急往東北方竄逃，朱瀆占據北方澳，前後五十多天，不久，寫信給知府楊廷理，表示要投降。

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候，當朱瀆率船避居北方澳的蝦仔澳時，癘疫流行，海盜水土不服，相傳，朱瀆人雖草莽，卻很鍾愛他的妹妹朱寶珠，每次出戰，妹妹跟隨身側，當年十七歲，隨船東來，也不幸感染癘癘，病勢垂危，不久去逝，朱瀆傷心欲絕。

儘管戰事緊急，朱瀆不忍小妹客死異鄉，決定舉行隆重葬禮，以十三具棺木，裝滿金

銀、珍珠、瑪瑙等寶物陪葬，墓地就在北方澳嶺半腰的小土丘上，為免有人盜墓取寶，墓外精心偽裝，沒有立下碑文。

未久，朱瀆敗去，從此一蹶不振，居住在蘇澳嶺下，八十歲的林阿萍、林金發兄弟

說，過後，住在山腳下的人，經常在黃昏時候，看到金母雞，帶著一群小雞，外出嬉戲，長相活潑可愛，但只要發現有人跟來，一轉眼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住嶺腳的許榮木（八十一歲），一天近午，看到有人在海邊曬金銀，今年八十三歲的陳阿樹，日據時代騎腳踏車從山下過，曾見山丘上一隻白馬低頭吃草，附近居民相信，金母雞帶小雞、白馬等，必是十三棺的金銀所化。

有一回，一位叫「大箍枝」的人，擅長蓋房子，夜來，夢見一人著古裝，要他次日早上到北方澳修房屋，清晨他獨自上山，走進一條小叉路，無意間，發現路邊有一甕銀，上頭的石板傾斜，他心急趕路，把石板扶正，撿了二枚紋銀，放進口袋。

心想，等到北方澳幫人修好了房子，晚上回家時再拿也不遲，生性老實的「大箍枝」，快步下嶺到了北方澳，但問遍了大、小澳住戶，並沒有人請他去修房子。

過午，大箍枝循原路回大坑罟，想起早上的意外收獲，摸一摸口袋裡的二枚龍銀，依然沈甸甸地，心裡露出爽然笑容，心想，這次是發大財了，他於是在印象中的山路上認真尋找，彎來轉去，就是找不到那石板覆蓋的所在。

怪事，真邪！從小在大坑罟長大，北方澳的是每天必經之路，怎可能找不到，就這樣，像無頭蒼蠅一般，走過來繞過去，直到日落昏黃，大箍枝只好放棄，下山回家。

大箍枝用那二枚龍銀，置田買地，成了小康之家，親友認為，可能是朱寶珠墳頭的石板位移，露出金銀，才要大箍枝去修護，二枚銀錢就是答謝的工錢，此後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北方澳的金銀。

住功勞埔的林明義，八十一歲，年輕時迷上堪輿之術，有一年五月五日，近午，走到



↑ 相傳朱寶珠與十三金棺埋藏在這兒



↑ 朱瀆敗走遇風浪船隻就撞上這堆亂礁

牛欄坑，望向北方澳，見一位妙齡女子，穿藍靛色長衫，站在大尖頂上晾衣服，從牛欄坑到大尖頂，約五分鐘腳程，林明義睜眼細看，果然分明，心知有異，急忙下山，騎上單車回家。

民國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），政府實施龍淵計劃，北方澳集體遷村，闢建為中正軍港，八十一年間，奉派擔任海軍中正基地指揮官的郭義忠將軍，擅曉五行之術，夜裡，多次見一位曼妙少女，面容嬌美，全身素白，長髮披肩，欲言又止，眉宇間似有所憂，隨即飄然往山上而去。

郭義忠心甚異之，次日一早登山，往少女去處探尋，可惜一無所獲，詢問當地百姓，才得知有這段故事，連稱怪異，此後，多次上山，踏遍山嶺，直到調任，除當年阻止生番出草的一些遺跡外，並沒有發現十三棺金銀。